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劍 第五回 第八節

五爺一抖手，棍出去一丈來高，一縱身將棍接回，抄過來改為行者棒，赤蛇亂竄、紅蟒翻身。正殺在難解難分之處，就聽東南角一陣大亂，一行跑著，一行嚷著：「有人攪鬧內寨，將寨主奶奶的中衣都脫去啦！」

大聲喊著來到聚義廳，到在西角門外一看，死傷的躺著一片，嘍卒遂向北出山寨逃走。就聽後邊大聲喊道：「走啊！小小子。」賈明說道：「你腿長邁步寬，我跟不上你。」列位，來者是誰？正是大漢孟金龍，後邊跟著金頭虎賈明。孟金龍來到西角門外，用腳一踢死屍，踢出多遠去，大英雄向聚義廳內一看，有一個使雙戟的，與使棍的戰在一處，使棍的這人好似血人一般，並且連棍也是紅的。孟金龍叫道：「小小子！你看那紅人使紅棍的是誰？」賈明說道：「你真是無用之人，那不是蔣五叔嗎？這都是蔣五叔打死的。你向南看看，那不是勝三大爺與你天倫並那蕭三大爺與漢奸嗎？」孟金龍說道：「看咱們好看不好看？漢奸叔叔。」孟二爺說道：「金龍，你怎麼穿紅褲子，紫皮挺帶？」孟金龍說道：「我在那邊掉在了臭溝裡啦，正遇見有一位洗衣服的，我將他的褲子扒下來穿上啦。」程士俊一聽，跳出圈子外，說道：「姓蔣的，我與你沒話。勝英，行俠作義之人，有扒婦人中衣的嗎？我們婦人今年才十九歲。」

又向群賊說道：「眾位弟兄，還不齊上群毆，等待何時？」

原來，三太等六位出了孟宅，賈明自己走的一條路。每天賈明要單走，黃三太也給了事，這回向東北去，黃三太沒給了事，自己心中暗道：「連我黃三哥也看不起我啦？」走出五六里地，有一片樹林子，自己心中一悶，躺在樹林子裡便睡。皆因為自己吃飯沒有飯錢，肚裡餓著，走到掌燈的時候，金頭虎膽小，最怕神鬼，到了掌燈的時候，想明白啦：「小龍兒與香五兩個小子，為是我打野盤。」荒郊有一座古廟，山門都沒有啦，群牆已經坍塌倒壞，蒿草蓬蓬。自己說道：「金頭虎，住廟吧？廟裡可別鬧鬼呀。慢說我金頭虎不走運，就是神仙都有遭瘟的時候，看這座古廟，神仙都成了破神仙啦。我就好比這座廟裡的神仙。」說罷，哈吧著羅圈腿，方進了大殿，就聽大殿內鼻鼾如雷，呼聲震耳，進到裡面仔細一聽，是從佛桌底下出來的聲音。下腰慢慢的用手一摸，胳膊有房樑粗細，又一摸手指頭有核桃粗細，枕著一個包袱，又沉又硬。金頭虎賈明心中暗道：「不是大腿呀，這是胳膊嗎？怎麼這麼粗呢？啊啊，此人是氣腫水腫。我明天還沒有盤費呢，他這個包袱甚重，我打一回睡虎子吧。我有了盤費，也不能叫他分文沒有，要有十兩銀子，我拿六兩給他四兩，要是三吊我要二吊。先將他捆上，捆鬆點，我走了他追不上我，他也能自己解開。」於是將那兩隻胳膊向後一背，不提防此人醒啦，一晃胳膊，將金頭虎晃了一個仰面朝天，又一伸手，捋住冲天杵，閉著眼睛一陣亂打，遂問道：「什麼人捋我胳膊？」賈明一聽，乃是大小子口音，說道：「別捅我啦，我受不了啦。」金龍說道：「原來是小小子。離家剩幾里地，我沒有盤費啦，兩天沒吃飯。你有錢嗎？」

賈明想道：「饑神遇見餓鬼啦，他還跟我索錢呢？我不免將他冤到雙龍山，我也算請一位去，氣一氣蕭銀龍與香五，看看他們看的起我！」金頭虎主意打定，遂叫道：「大小子！七星真人趙老道，將寶劍帶到雙龍山上去啦。我與勝三大爺與你父親全都上雙龍山要寶劍，說僵啦，雙龍山群賊將我們爺兒三個圍住群毆，我殺開一條血路，前來尋你。」孟金龍是孝子，一聽孟二俠被困，遂說道：「快走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大小子，我走不動啦，你背著我吧？」孟金龍說道：「你站在我的胳膊上當鷹，我架著你吧？別不要臉啦。」說罷，孟金龍邁開大步就跑，賈明哈吧著羅圈腿隨後就追。來到北山坡，二人都上不去山，孟金龍一看門雞崖上有嘍卒防守，二人繞到西面，賈明說道：「你換上水衣吧？」孟金龍說道：「我在路上吃飯沒錢，把水衣水靠都賣啦。」金頭虎換好了水衣水靠，孟金龍原身衣服，金龍說道：「你揪住我的皮挺帶，我帶著你覺水。」二人由西山坡向南出去二里之遙，有好上的山坡，二人向上爬山。

金頭虎到了山上換上衣裳，孟金龍順著大靴子直往下流水，金頭虎是乾乾淨淨。二人由西向東，就見有十餘個查山的嘍卒。

金頭虎叫道：「大小子！咱先抓住三個兩個的，摔死三個二個的。」十數個嘍卒看見他二人前來，向南就跑，二人隨後就追，追出去半里之遙，就聽見刷啦刷啦水響，向南去有一個吊橋，由北橋口上了橋，十幾名嘍卒不走橋板，俱都走兩邊的橋欄杆，橋欄杆是平頂，一尺見方，四五尺遠一棵欄杆。大英雄說道：「小子，還玩花招呢？平平的橋板不走，單要走欄杆。」大英雄一登橋板，橋板一翻過，將大英雄掉在水內。此橋板底下有轉軸，有繃弓子，人要踩上，就掉在水裡，橋板仍然還原，猶如平地一般。賈明在後頭一看大英雄掉在水中，撲咚一聲，心說：「我的奶奶，我虧得在後頭，要不然我就乾啦。」原來此橋是鱗水河，本山兩千來號嘍卒的鱗水淨水，俱都向此河裡倒，橋底下連泥帶水三尺多深。大英雄滿身鱗水污泥，疊腰站將起來，向上一看，這橋上的板又蓋好啦，抽出後背降魔寶杵，一長身軀，照定橋板上叮噹咔嚓，將蓋板搗飛。但是孟金龍被泥水陷下去三四尺深，在水裡拔出這條腿，那條腿又進去啦。金頭虎說道：「你將飛抓扔上來，我拉你。」孟金龍取出龜背駝龍抓往上一扔，賈明接過龜背駝龍抓一聞，味兒又騷又臭。賈明又將龜背駝龍抓順下去，孟金龍接住繩頭，南北是石頭橋翅子，金頭虎向上一提，孟金龍一較勁，金頭虎一撒手，撲咚一聲，又掉在臭泥之中，仰面朝天，渾身都是臭泥。金龍說道：「你怎麼撒手？」賈明說道：「大小子你少才無智，你有千斤膂力，我才有四五百斤膂力，你這一較勁，我焉能行呢？你順著我的勁，慢慢的不就將你拉上來啦？要不然將我也帶下去啦，豈不是買大的饒小的？你將抓再扔上來吧。」孟金龍說道：「真倒運，這回連嘴裡都是泥啦。」賈明又向上拉金龍，金龍蹬著橋幫子借著力量，賈明才將金龍拉將上來。一聞這個味兒，嘿，真是其味難聞！七月天氣正熱的時候，熏的人喘不上氣來。大英雄一著急，將衣服都撕啦，龜背駝龍抓口袋朝外一倒，倒出好些積水，渾身上下赤條條，就是皮挺帶英雄帶沒扯下去，仍將龜背駝龍抓帶在左胯下。遂說道：「小子你看，你看我又騷又臭，怎麼辦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你看寨子牆裡面通乾淨水河，你跟著我到裡邊洗洗身上去。」到了東寨子牆，二人順著牆向北去，有一大門，向北走了二里來地，看見紅油漆的柵欄門，金龍不會上房，柵欄門關鎖過不去，賈明說道：「你用杵碰門。」

大英雄由背後撤將下來，三五下將柵欄門砸下一扇來，這扇門一倒，那扇門更好砸啦，兩桿柵欄俱都砸落。二人進柵欄門，向東南去，見一道門砸一道門，如入無人之境。皆因為聚義廳那兒打上啦，寨裡無人，二人砸了五道門，見有一個白紗燈上有紅字「內寨」。金頭虎喊道：「大小子，你認識字嗎？」金龍說道：「我不認識字。小小子你認識嗎？」賈明說道：「這是內寨二字，寨子裡面必有水。」說著話進了垂花門，北上房五間，高垂細竹簾。金頭虎說道：「這兒有一個魚缸，咱們上缸裡洗去。」孟金龍光腳走道兒，叭噠叭噠的亂響，丫環隔著竹簾一看，一個大漢裸體，正蹬著大板凳上養魚缸裡去洗澡。大英雄洗著喊：「好大的味兒！」金頭虎登著板凳洗手，賈明叫道：「大小子！你坐在魚缸沿兒上洗。」孟金龍專聽賈明的話，他就坐在魚缸上洗開啦。洗著洗著，一較勁，撲咚一聲，魚缸由架子上翻下來啦，半尺長的大金魚在地上亂蹦。金龍說道：「小小子，沒有衣裳啊。」賈明說道：「上房屋裡有衣服。」

孟金龍裸體遂奔上房而來，來到外屋門前說道：「作賊的還掛這樣好的竹簾？」一伸虎掌，將竹簾捋下來，向地下一摔，進了上房屋中一看，裡間屋（西暗間）掛著水紅綢子門簾。裡間屋中的人向外一看，一個裸體的大個兒站在外屋，對著迎面的穿衣鏡說了話啦，向鏡子裡一指說道：「這麼大個子，你為什麼不穿衣服？叫你爸爸看見，豈不比你打你？啊？還挺橫，我指你，你還指我。我打你！」說著話，照定穿衣鏡就是一拳，嘩啦一聲，將穿衣鏡打的粉碎。」啊？原來不是別人，也是我。跟我們家裡裡面掛的那個玩藝兒一樣。」砸完了鏡子奔西暗間，將水紅綢子簾兒一捋，丫環婆子早嚇的藏在了桌子底下去啦。程士俊的壓寨夫人，原是妾扶的正，今年才十九歲，看他一進屋子，這一害怕，拉過一個斗篷向身上一蓋，剛蓋過臉來，底下露著三寸金蓮，半截紅褲子，品紫小鞋。大英雄一看，說道：「那是什麼玩藝兒？還沒有我的腳指頭大呢。」這婦人紅綢中衣，散著褲角兒。孟金龍道：「這裡是褲

子吧？」伸手將褲子拉下來啦。幸虧這位壓寨夫人裡面穿著靠身的褲子，係著腿帶呢。

大英雄向身上一穿，將紅褲子穿在身上，一伸手拉過婦人的汗巾係在腰間，說道：「這條褲子我穿著短。」又拉過一個汗褂，一看太小啦，穿不下去，自己說道：「得啦，不穿褂子啦，遮住襠就行啦。」列位，大英雄雖然剝婦人的中衣，可沒有邪念，他父母給他定親，他都不要。穿上褲子轉身形由上房屋中出來，叫道：「小小子！你看好不好？」賈明說道：「太好啦，大小子這回可俊俏啦。」二人轉身出來，向外就走。早有人報告了前院的寨主，此寨主乃是雙錘將吉旺，是一個渾小子，吉旺把守內寨前院，此人好酒貪杯，正喝的酩酊大醉，一聽有人報告，有一個大個攪擾內寨，在養魚缸中洗澡呢。吉旺一楞，由牀上爬起來，合著短把壓油錘，向裡院便跑，正趕上大英雄與賈明往外走，三人正撞在一處。賈明喊道：「來啦！」大英雄一看，此賊穿一身青，短打扮，手擎一對短把壓油錘，厲聲問道：「什麼人敢到內寨攪擾？」吉旺一見孟金龍，又是一愕：穿一條紅中衣，猶如現在的褲衩一般。大英雄合著一字杵，兜著吉旺頭上就砸，賊人是醉後剛爬起身來，見有黃澄澄一物打來，賊人五尺有餘，大英雄八尺有餘，賊人用雙錘海底撈月往上一迎，就聽啞啞的一聲，賊人腦袋砸在腔子裡去啦。內寨的老嘍卒一看，只一個照面，就死於非命，遂大聲喊道：「快上聚義廳給送信去，後寨出了妖精啦！」賈明叫道：「大小子你聽見沒有？咱們不認識道，跟著他走，可別打死老嘍卒。」老嘍卒在前奔，死命的向西北跑，一行跑著，一行喊嚷，老嘍卒剛跑到東角門外一看，死屍遍地，聚義廳刀槍並舉，打上啦。老嘍卒不敢進去，又向東北跑。大英雄低頭一看死屍，說道：「啊，都睡啦。」還有帶傷的直嘍呀，被金龍一腳就送上西天大路去啦。孟金龍叫道：「小小子！你看這個紅人一身血，使棍的是誰呀？」賈明說道：「那是蔣五叔。你看南面都是誰？」孟金龍一看樂啦，遂叫道：「老頭兒！您看咱們爺們好不好看？」

孟二俠一看，也樂啦，遂說道：「你這是怎麼啦？」金龍道：「掉在臭溝裡啦，在後寨養魚缸洗的澡，到屋中有一個人，我將他褲子拉下來了，我就穿上啦。我可沒動他一下，那人小雞似的，我若動他一把，他就死啦。我將褲子穿在身上時他還裝死呢。」程士俊方才與五爺動著手，聽說他壓寨夫人的褲子被人扒去了，他尚且莫明其妙，心中暗道：「他們鏢行之人，俱都是行俠作義之輩，決不能攪鬧我的後寨，姦淫我的妻子。」

正在納悶之時，就見孟金龍穿著紅褲子進了聚義廳啦，孟二俠一問他，他就如此如彼，將後寨之事說了個清清楚楚。

程士俊遂大聲說道：「蔣伯芳！別打啦。勝英我且問你，我雖然與你鏢行人等交戰，乃是好朋友，朋友在五倫之一，你找寶刃，也是為朋友，各行其事。你行俠作義之人，焉能作此下賤之事？為何派人攪鬧我的後寨？剝去我愛妻的中衣，在後寨又打死我的盟弟雙錘將吉旺，是何道理？眾位賓朋！還不齊上群毆，等待何時？眾位哥哥弟弟，誰要看的起我，咱們就與鏢行一死相拼，與此山同存同毀。我們大家須知創造山寨的艱難，人生百歲不過一死，大家還不齊上動手？」程士俊語畢，就見眾群賊刀槍並舉，棍棒齊揚，夠奔四老與蔣五爺、孟金龍而來。孟金龍聞聽要群毆，叫道：「小小子賈明！這回比哪回都熱鬧，打東西吧！打呀，幾時打仗也沒過足了癮，這回管過足了癮。」勝爺握刀叫道：「四位賢弟，孟金龍賢姪，程寨主乃是當世的英雄，少年的豪傑，一時被宵小所愚，致有此不幸之事。程寨主雖然一時之氣憤，久後誰是好朋友，不難分析出來。咱們是以武會友，點到而已，打散了群雄，捉住老道師傅，就算給咱們黎民百姓除害啦。」此時群賊已將三俠、蠻子、金龍、蔣五爺團團圍住，兵刃交加。德行之人因為勝爺有話，不傷群雄之命，要是一個不傷，焉能闖出重圍？況且程士俊與韓殿魁、林士佩、方成，這幾位俱都是硬敵。

正在酣戰之際，就見黃三太與蕭銀龍，扶著一位白髯老者，滿面血跡，渾身衣服俱都染紅。蕭銀龍喊道：「勝三大爺，別戰啦！您看看此人誰？」列位，此時群賊焉能容其停戰？刀起處恨不得人頭落，棍到處恨不得死屍橫，豈能罷得了手呢？

勝爺魚鱗紫金刀護著身軀，向那老者注視，看不出倒是何人。

那老者身體亂顫，喘過一口氣來，叫道：「勝三爺！你們只顧在此打仗啦，你們大家還不向孟家寨看看，孟家寨孟二爺全家盡喪，老幼皆亡！」勝爺一聽聲音，殺到圈外，仔細一看，才看出是老人家孟忠，渾身上下血跡模糊。再仰面向孟家寨一看，一片火光沖天，看得清清楚楚，這把大火，烈燄騰空，江水為之俱紅。老人家說道：「你們來到雙龍山後，三更來天，忽然去了五七個飛賊，進了吾家住宅院，不問老少，舉刀就殺，婆子丫環無一倖免，大概老主母也死於非命，全家盡喪，雞犬不留。殺完了人又各處放火，不但孟宅被焚，全孟家寨俱都燃著。」孟二俠舉目向家鄉一看，通天皆赤。孟金龍大吼了一聲。

蠻子自己抽了自己兩個大嘴巴子，說道：「吾終日打雁，叫雁啄了眼啦，吾空叫賊魔，不該失此一計。勝三哥，咱們還別傷人命嗎？程士俊是當世的英雄，一時被匪所蒙，吾二哥的全家俱都喪在此賊之手。今天不殺得雙龍山血流成河，我就不姓歐陽啦。」此時勝三爺一聲長歎，不亞如揚於江心失腳，孟二爺不亞如萬頃波濤斷了篷繩，蕭三俠不亞如萬丈高樓墜下。勝三爺抖丹田一聲喊嚷：「眾位賢弟！還不施展平生絕藝，殺卻群賊，報仇雪恨，等待何時？」程士俊咬牙切齒，心中暗罵在孟家寨放火的賊人。列位，程士俊雖然佔山為王，乃是正人君子，他並不焚燒搶掠，妄殺無辜。他這位壓寨夫人雖然年輕，美而且賢，也是良家子女，乃是程士俊在杭州府所買。皆因為大婆常常有病，身體軟弱，一日他在杭州府住店，正遇有一老者，因貧要賣女兒，要了五百兩銀子的價錢，花戶給了三百兩銀子，老者不願意女兒流落煙花柳巷，就有程士俊的盟弟說道：「程大哥，我嫂夫人十病九災，將來決不能生育。為何不將此女買到山上作為如夫人？也可以成全此女。要不然賣給花戶之家，豈不誤了平生？咱們將他帶到山上，還許他家中往來。」程士俊說道：「子嗣乃是天命，命中無有莫強求，豈能為求兒女，再多造一番孽？」他的盟弟未取得程士俊的同意，硬花了五百兩銀子給他買定了，程士俊無法，才將這位姑娘帶在山上。合巹之後，夫妻還是真對脾氣，後來生了一子，大婆也棄世啦，程士俊將此女扶為正室，作壓寨夫人。此女知書識字，美而且賢，今天被孟金龍扒了中衣，一時的情急，他才主意群毆，正在打的不可開交的時候，忽聽孟家寨一番言語，程士俊不由的暗恨燒殺孟家寨之人。雖因為鏢行攪鬧後寨，不但並未放火姦淫，就與人家群毆，以多為勝，如今自己的人反將孟家寨全然燒殺，這豈不是無理嗎？故程士俊痛恨燒殺孟家寨之人，可說不出口來。三爺這一見孟家寨大火燭天，遂吩咐決計殺戮群賊，決不留情。勝爺這一聲令下，只見鋼刀起處人頭落，盤龍棍到屍體橫，孟金龍降魔寶杵上下翻飛，只殺得群賊屍橫聚義廳。凡死的可俱都是無能之輩，林士佩、程士俊、鐵戟將方成與寶刀將韓殿魁，可俱都無恙。雖然屍橫滿地，群賊仍是一往直前，並無退縮之意，可見程士俊平日待人之厚，真能患難相從。正在酣戰之際，就見雙龍山後寨火起，先由東南方烈燄騰空，緊接著正南煙火交加，正北前寨滿天皆紅，西面緊跟著青煙四起。寶刀將韓殿魁叫道：「程寨主、林士佩、方成，扯乎！」

扯乎就是逃走。蕭三俠、蔣五爺說道：「追趕。」勝三爺說道：「別追，別追。先救孟家寨要緊。蔣五弟腿快，趕緊出山由陸路夠奔孟家寨，金龍往西去，由水路走。」蔣五爺與金龍去後，這且不提。

單言群賊之中，程士俊由房上奔東南要去後寨，方縱過了五七道院中，就見老人家背著自己的妻子，披頭散髮狼狽之極，丫環婆子有空手的，有提著包袱的，全都在後面跟隨。程士俊雙戟一橫，說道：「站住！」老嘍卒說道：「寨主爺，壓寨夫人跳在火內，被老奴由火中救出。丫環婆子叫老奴背夫人逃命。」

程士俊說道：「你是內寨老人家，此舉足盡主僕之情，你的前途必有善報，你將他放下吧。」老嘍卒不敢違命，放在地上。

夫人說道：「寨主，你我三載夫妻，相敬相愛，未嘗有吵鬧之事，妻雖女流，深知大義，請寨主將要結果性命，夫君你獨自逃命去吧。」程士俊點了點頭歎道：「命也。我有心帶你逃走，多有不便；我若將你拋在此地，你才二十餘歲之人，將來難保不給程某現眼。」語畢，戟起處紅光崩現，可憐一位賢德的夫人，命喪戟下。丫環婆子俱都流淚，跪在地下，求寨主饒命，程士俊說道：「你們大家何必如此，我豈能要爾等之命？你們各奔前程，所有金銀任意取之，千萬不要搶奪。你們要各自保重，有家者回，無家者身歸正業，綠林道下場不過如此。事已至此，無可如何，各自奔前程去吧。」丫環婆子及殘廢的老嘍卒，全都淚下。程士俊又叫幾個老嘍卒說道：「念主僕一場，我走後你等若能將汝主母深深埋一坑，立上一個木頭牌位，上書程夫人之墓，程士俊當感激無涯矣。」丫環婆子與老嘍卒，俱各與程士俊灑淚而別，草草刨了一個坑，掩埋了程氏夫人。

列位，程士俊此舉，真可稱的起英雄豪傑。昔戰國時有伍子胥者，其父因直諫罹禍，楚平王殺伍子胥滿門，時伍子胥與其兄官於外方，故未同時遭戮。楚平王既殺伍家滿門，下伍子胥之父於獄，恐其子造反，逼伍奢致書與二子，命其回國，一同殺戮，剪草除根。伍奢遂於獄中修書致其二子，命其星夜回國，以全父命，否則父必為楚王所殺。伍子胥之兄名尚，兄弟二人接書，伍子胥問其兄如何，其兄云：「父叫子死，子不死為不孝；君叫臣死，臣不死為不忠。吾將赴父之召，以全孝道。」

伍子胥說道：「兄長錯矣，吾弟兄若朝至都城，父夕死矣。楚平王所以不即殺我父者，實以我兄弟在也，吾兄弟若至時，必同父而死。兄全孝道，吾將復仇。必假兵滅楚，以報全家滿門之仇。」伍尚遂赴都，伍員遂奔吳借兵，臨時時與其妻賈氏曰：「夫人色未衰，子胥欲往吳假兵報仇，為之奈何？」賈夫人聞聽，怒目視子胥曰：「父兄之仇，不共戴天。將欲效兒女之態耶？妻何足掛懷？」語畢，摘壁上寶刀，遂自刎而死。伍子胥卒報父兄之仇，鞭楚平王之屍。伍子胥不忍手刃其妻，程士俊竟戟刺其婦，毫無痛意，真可稱丈夫也。可惜身入歧途，誤於師兄，後來盜印，身首異處。此係後話，暫且不提。

且說雙龍山一旦間化為灰燼，勝爺、孟鏜、蕭杰、歐陽天佐與小弟兄六位，攙扶著老義僕由水路而歸，此及到了孟家寨，已經天光大亮。孟宅火起的原因，大伙都疑惑是七星真人，其實並不是七星真人趙昆福所為，蔣五爺在雙龍山縱下聚義廳，趙昆福就跑啦。張德壽一看趙昆福沒有影兒啦，張德壽與三鼠由北山坡用長繩係在樹上，順著繩子爬下山去，到了山下，四家賊寇商議，向西逃去，走出有二里之遙，張德壽說道：「咱先落落吧，沒有人追。」頭一撥探山是蠻子盜劍，二撥是老三俠，孟宅可就沒有人啦。孟二俠家業甚大，張德壽遂出主意：「到孟家寨姦淫殺戮，完事放火一燒，勝英回孟家一看，必然得氣死，孟二俠也得急壞了，他們決沒臉面活在世上。」盜糧鼠崔通說道：「張德壽，你出的這個主意損壽十年。與勝英、孟鏜有仇，與他家女眷下人有何仇恨？此事萬不可辦。有本事找勝英拼命，那是丈夫所為，他家人等何罪之有？這樣傷天害理之事，崔通實不能為。」又叫道：「秦大哥！您可別忘了，您是明清八義的後人，老太太苦守冰霜二十載，做事總得要對得過天地鬼神。秦大哥，咱們青山不改，綠水長存，他年相見，後會有期。這樣損德之事，我不能奉陪。」語畢，抹頭向北而去。您道崔通這一走，秦尤焉能捨得？大聲叫道：「老弟別走！慢慢商議。」崔通已經進了樹林啦。他們四人在一處比較，就是秦尤還有點交友的熱心，柳遇春乃是酒色之徒，張德壽乃是採花淫賊。秦尤叫道：「二位賢弟！咱們追上老兄弟一同逃走吧，殺他女眷作甚？」張德壽微然笑道：「秦大哥，您失了男子漢的態度啦。老人家秦八爺與您的叔父秦義龍俱死在勝英之手，鏢打拜弟之事，誰人不知？鎮江府二郎山刀劈秦天祥，老勝英六月將秦二爺亂刀分屍，老弟兄四位，死在勝英手中三位。您不思殺父叔之仇，偏聽婦人之仁，孺子之見。崔通乃是無能之輩。」秦尤一聽，猶如刀紮肺腑，遂說道：「不是賢弟提醒，幾乎將好機會錯過。咱弟兄三人，今晚到孟二俠家，殺他滿家盡絕，以雪吾恨。」三個人遂順著河向西而去。秦尤眼神甚快，看見由西面順著河沿來了兩個人，走至相離切近，從西邊來的那兩個人，就紮入葦塘中去了。秦尤道：「咱們弔弔坎，月馬的避在蘆葦深處，月馬的可老合？」這兩人由蘆葦中出來說道：「原來是合字呀。」走到切近，張德壽打開火折照著，叫道：「秦大哥，膀臂到了！」這二人來到張德壽面前，遂跪倒行禮，口稱：「師兄一向可好？」張德壽伸手相攙，說道：「二位師弟，我與你二人引見兩位高明的朋友。」遂用手指秦尤說道：「這是兩人皇宮內院，太倉州的秦尤秦大哥。」又對秦尤說道：「這兩位是我師弟，一位蘇士龍，一位蘇士虎。開黑店，吃橫梁子，作綠林道的買賣多年。」秦尤與蘇氏兄弟謙恭幾句。張德壽問道：「二位意欲何往？」蘇氏兄弟道：「要到雙龍山尋找恩師去。我們的店完啦。冰消瓦解了。今天剛掌燈時候，有一個瘦小矮老頭住店，穿著一身藍，我們店裡伙計跟跑堂的弔坎，哪知道這矮老頭明白啦，到夜晚他殺了三個伙計，又放火燒店房，我兄弟二人一找矮子，蹤影不見。忽然南跨院火起，剛奔到南跨院，櫃房又起了火啦；夠奔櫃房時，北跨院又起火啦。一時三處火起，街房鄰居，只顧自己，無人救火。我弟兄無法，聽有人說師傅與師兄俱在雙龍山呢，只可投奔雙龍山。」張德壽說道：「二位師弟，師傅早逃走啦。勝英率領眾俠客正打雙龍山呢，此時大概在血戰之際。二位賢弟可認識孟家寨嗎？」蘇氏兄弟道：「如何不認識呢？孟二俠是孟家寨的首戶，我弟兄曾去過五七次未敢動手。」張德壽一聽道：「二位賢弟帶路吧，孟鏜也打雙龍山出去了，咱們到孟家寨殺他一門盡絕，殺完了火燒宅院，咱們弟兄五位再尋去處。」五個人遂順河沿向西。孟家寨有兩隻渡船，夜間北岸一隻，南岸一隻，恰巧孟老者與他孫子在北岸。天到三更多啦！後半夜船就不靠岸啦，離岸三四丈遠，下了水錨啦，爺倆在艙裡睡覺呢。

張德壽說道：「誰帶著水衣水靠呢？」蘇氏兄弟道：「吾二人俱都帶著呢。」張德壽說道：「你二人換上水衣水靠，下水將船推近岸吧。」蘇氏兄弟換上水衣，遂下了水推船，方將錨提上來，孟老者就醒啦，說道：「這是誰呀？別推船呀。」方由艙裡向上一長身，蘇士龍一捋老頭白髮，一刀割了硬喉咽喉，撲咚一聲，扔在水裡。小孩在艙裡以為是祖父失足落水呢，爬上來要救祖父，方一露頭，蘇士龍兜咽喉一刀，提起來也扔在水中，他祖孫二人，老的老小的小，俱都死於非命。張德壽在河岸上一笑說道：「秦大哥，柳二哥，你們看我師弟作活乾淨不乾淨？」好一個殺人放火的淫賊，以殺人當作兒戲。船推靠岸，張德壽、秦龍、柳玉春上船，蘇士龍、蘇士虎搖櫓，張德壽掌舵，繞孟宅後河坡，河坡上俱是一堆一堆的葦子，都比房高。五家賊寇船靠河坡，將鐵錨下在河坡上，秦尤叫道：「眾位賢弟！孟宅許尚有能人，咱先點起火來，將人調出來。我與柳二弟點葦垛。」張德壽深以為然，秦尤放火，三家賊寇上了房。

孟宅宅院廣大，長工都在北院，南院是內宅，三賊躡房越脊，進了宅院，一看清靜異常。三個賊到內宅南院東跨院，北房三間，隱隱有燈燭，張德壽低聲叫道：「師弟，這必是女眷居住。」蘇士龍、蘇士虎說道：「師兄，你給我二人尋風，我二人下池子入窰。」張德壽大不願意，說道：「咱們既是親師兄弟，要是別人我可不能讓。若有兩個婦女，你們兩個人每人一個；要有三個，可給我一個。」蘇士龍兄縱下東房，奔上房門口，兩個淫賊在竹簾東西一站，向屋中看的甚真，八仙桌兩邊太師椅上對坐二女子。東邊這位姑娘，雙桃紅的小衣裳，絹帕蒙頭，汗巾繫腰，短裙，背後背著柳葉刀；西邊的姑娘一身銀灰，銀灰色絹帕繡頭，短裙剛過膝蓋，露著窄窄金蓮，軟皮底的繡鞋，背後背著兵器，好似護手鉤。二女子對坐吃茶，就聽見穿銀灰的說道：「袁大姐姐，人非聖賢，凡事豈能盡料的到？頭一撥歐叔父，帶著太陽往雙龍山盜劍；第二撥三位老爺子去打接應；第三撥又來了六位，有黃三哥弟兄五位，還有蔣五叔。婆子們報說，一碗茶沒喝完，坐渡船從北河沿奔雙龍山啦。可惜都走啦，連留下兩位看家都不留。本宅院老管家雖然藝業高強，可惜老眼昏花了。咱姐妹三人，我大姐病體沉重，就是咱姐倆。這個時候三更多天，盼到天亮無事，就算萬幸。」

水面離雙龍山六七里地，繞河坡旱路才十餘里，雙龍山的賊來了，這個亂子就小不了，你我姐妹千萬別歇著啊。我方從東跨院繞了一趟，我大姐嘍呀不止。」蘇士二賊聽得真而且真，二賊看二位姑娘，一個紅粉佳人，一個淡妝絕色，不由的邪心勃勃。遂掏出薰香盒子，取火折子，用火點薰香，打開螺絲蓋，蘇氏兄弟，一個由西面向東打薰香，一個由東向西面打薰香。

二人聞瞭解藥，一拉薰香盒子尾巴，活翅膀一扇，薰香燃著，青煙向屋中便走。忽聽穿銀灰衣服的叫道：「姐姐！這是什麼味兒？怎麼異香味兒？」就聽嬌滴滴的聲音，打了兩下嚏噴，兩個姑娘俱都伏在八仙桌上了。二賊將薰香盒子帶起來，蘇士虎叫道：「哥哥，我薰的是銀灰的，我將他抱在東暗間追歡取樂；您薰的是穿桃紅的，您將那穿桃紅的抱在西暗間追歡取樂，弟兄莫要爭競。」蘇士龍說道：「這是咱們家門的教育，兄寬弟忍。」蘇士虎遂先夠奔西邊銀風，遂打算伸左手攏腰，右手攏銀鳳大腿。這位姑娘乃是未過門守備的夫人，賊人焉能有那大的福命？賊人剛一伸手，銀鳳一抬胳膊，一袖箭奔喉嚨咽喉打去，賊人一縮項藏頭，打在頭皮上，串皮傷，鮮血直流。蘇士龍也是方要伸手，被紅玉箭正打在耳朵之上，賊人帶了一隻木頭鉗子。蘇士龍向外就跑，將竹簾唻的一聲掙落，縱到外間屋，蘇士虎隨著飄身也出來了，銀鳳跟在後頭便追，蘇士龍是青衣服，紅玉在後面也就追出來了。張德壽在房上看著他兩個師弟進了屋啦，張德壽恐怕他弟兄二人。俱都獨佔美人，他遂由房上縱下來，悄悄來在房外間屋門外，此時正趕上蘇士龍向外跑，銀鳳追出來啦，緊跟著蘇士虎也縱出來了。袁紅玉在後向外一追，張德壽指胳膊一袖箭，正打在袁紅玉姑娘的左腋下。紅玉喊道：「二妹妹，我受了傷啦。」蘇士龍縱至外面，可就將耳朵上袖箭起下來啦，銀鳳追擊，撤出了雞爪鏟，紅

玉是串皮傷，尚能動手，抽出柳葉刀，三個賊人兩位姑娘，就在院中交上手啦。銀鳳喊叫：「婆子媽媽！快到前院送信，有了賊啦。」婆子媽媽夢中驚醒，跑到前院送信，長工俱都起來，打開兵器房，抄兵刃要動手救姑娘，一抬頭只見滿天通紅，大聲喊道：「可了不得啦！後河坡失火了！」誰知一霎時著了七把火，長工夠奔後宅院後河坡去救火，老管家孟忠攔阻不住，老英雄抄起一把大樸刀，奔後院而來。隔著月亮門一看，三個賊和兩位姑娘，正打的不可開交。老家人遂高聲喊道：「你們好大膽量！我家主人九頭獅子孟鏗孟二俠，誰人不知？你們敢在俠義宅內攪鬧！」老義僕只顧喊啦，未提防月亮門上還有一個賊呢。秦尤放完了火，就進了宅院啦，正在月亮門上站著呢。

老家人眼目昏花，也未曾留神，正在吶喊之時，秦尤由月亮門縱下來，兜著老管家背後就是一刀，老管家未曾躲開，一回手舉樸刀，又被秦尤划了一刀。就聽秦尤喊道：「兄弟們殺了孟鏗一家老少，以報叔父之仇！」老義士一聽，此賊並非前來偷盜，心中暗道：「我這大年紀，決不是群賊的敵手。我豁出我這條老命，去往雙龍山與我主人送信。若天不滅孟鏗，老天爺保護我能到雙龍山送信。」不表老家人豁出一死，前往雙龍山送信，再說孟家全寨之人，俱都驚醒，前來救火，孟宅此時就是兩位姑娘與五賊動手。紅玉中的是藥箭，工夫不見甚大，心中一悶，身軀亂晃，噹啷啷柳葉刀出手，香軀斜臥塵埃。張德壽叫道：「眾位仁兄賢弟！這個穿銀灰衣服的，前三年在蓮花湖，我就聞香未到口，六月在老勝英家中，我又失計，千萬別傷她，捉活的，我弟兄五位輪流追歡取樂。」五個賊人圍著銀鳳小姐。

若不是張德壽說要拿活的，姑娘可不是賊人的敵手；他這一說要活的，可也不容易拿住姑娘。姑娘動著手，心中暗想：「蕭銀龍，你白癡靈啦，你隨後到孟家寨，你就不知道安置兩個人看家？連你也走啦。此時我若叫賊人沾著我一點衣服，我怎麼生在人世？蕭銀龍，蕭銀龍，咱倆只有夫妻之名，無有夫妻之情，來世再成眷屬吧。」姑娘思索至此，銀牙緊咬，雞鏢照定蘇士龍的刀迎去，噹啷啷一聲響，蘇士龍幾乎刀鬆了手。姑娘方要一橫雞爪鏢，刀刃距脖頸三寸來遠，嗓子眼一覺發甜，順著口中流出血來，胳膊也沒有勁啦，雞爪鏢可就鬆了手啦，倒在了塵埃。張德壽說道：「我有言不叫傷她，這是誰辦的事？」

眾賊人齊聲說道：「並未傷他。」張德壽打開火折子一照，原來是吐了血啦。張德壽說道：「咱們誰頭一撥先抱姑娘取樂？」秦尤說道：「不必啦，都昏迷不醒啦，快殺了她就完啦，然後再殺孟二一家老少。」張德壽說道：「您不好這個，我們可想他好幾年啦。您不願取樂更好，我們四個人換撥正合適。」

正在此時，就聽房上陰陽瓦嘎吱嘎吱亂響，一聲喊道：「好大膽的毛賊！敢來到我盟兄家中攪鬧。」語畢，縱將下來，正站在兩位姑娘當中。群賊一看此人，穿一身藍衣服，馬尾透風巾，藍絨纏著，藍綢緞短靠，藍絨繩打十字絆，藍雲緞英雄帶，藍綢子腰圍子，藍綢子棍褲，藍綢子繃腿，藍綢子護膝，軟絨的襪子，藍緞子灑鞋，背後背著一口寶劍，藍鯊魚皮鞵，藍絨繩的挽手，三尺多高的身量，寶劍匣有二尺來長，人矮寶劍不短，灰色的燕尾鬚鬚，瘦小枯乾。蘇士龍弟兄說道：「這就是燒我們店的煙老頭。仇人見面分外眼紅，煙子你姓甚名誰？」煙子並不答話，右手掌劍，左手捻鬚，說道：「提起我的名姓，嚇破爾的苦膽。我乃少居蓬虎山，明清八義排行在六，登山豹子楊義臣便是。我與勝鏢頭、孟二俠相好，某要遇上毛賊、刀刀斬盡，劍劍誅絕。」秦尤聞聽，一拉柳玉春往南牆根而退。張德納悶：「秦大哥那大人物，為何後退？」蘇士虎、蘇士龍不知楊六爺的厲害，蘇士虎向前一進步就要動手。

六爺說道：「且慢，楊六爺劍下不死無名之鬼，通爾的姓名。讓你在六爺面前走三個回合，我就不叫登山豹子楊義臣啦。」

蘇士虎叫道：「煙子！我就是開雙合店二掌櫃的蘇士虎。」楊六爺不慌不忙，見刀離切近，寶劍向外一推，繞過刀柄，賊人往後一撤身，楊六爺用纏頭劍砍落賊人壯帽。賊人抹頭向南便跑，楊六爺縱身軀出去一丈四五，灑鞋尖一點方磚地，寶劍由賊人脖子後面，順水推舟，就聽咔嚓一聲，人頭落地，屍身倒地。抬腿往灑鞋底上一擦劍，說道：「再過來一個不怕死的。」

秦尤說道：「柳二弟，張賢弟，你們二位別過去。」蘇士龍一看，燒店之仇未，又殺了自己兄弟，賊人焉能讓步？掄刀便剝，六爺一閃身，寶劍向下便壓，賊人幸虧撒刀撒的快，胳膊沒掉下來，抹頭向南便跑。楊六爺緊跟著，照定背脊一劍紮入半尺來深，向上一挑，蘇士龍撒刀噯呀一聲，向東奔命的跑去。楊六爺口中喊道：「一個也不留！一個也不留！」口中雖喊，可不向前追趕，四個賊人抱頭鼠竄，全都逃走。楊六爺趕散群賊，保護一家老少免於此危。群賊走後，兩位姑娘，一個在東，一個在西，蘇士虎的死屍在南邊，宅院之中鴉雀無聲。楊六爺一看，一人皆無，在院中喊道：「你們本宅主人現在還有人沒有？我與孟二爺是盟兄弟！」喊叫幾聲，西跨院婆子有膽量大的開門觀看。可惜孟二爺的夫人一招武術都不會，就會吃齋念佛，東跨院賊與姑娘動手之時，婆子丫環將門門上好，將燈也熄滅啦，用桌子板凳將門都頂上啦。婆子媽媽開門看時，回稟了翁氏太太，言說是老當家的盟兄弟，已經趕散了群賊。丫環婆子提著燈籠，由西跨院同著老太太到了東跨院，拿燈籠一照，楊六爺抱著明晃晃寶刀，老太太戰戰兢兢。六爺心中明白，急忙將寶劍還匣，整了整透風巾，腰間圍著藍縹緞大氅，楊六爺提大氅跪倒道：「嫂嫂！小弟救護來遲，使您多多受驚。」老太太仔細一看，口中說道：「原來是楊六叔叔，前來解救我一家老少。六叔請上，受為嫂一拜。」楊六爺叫道：「嫂嫂！哪有嫂拜叔之禮？叫小弟多活幾年。」可惜金龍之母未見過殺人流血之事，叫道：「六叔！那圓圓的血淋淋是何物？」楊六爺說道：「那是殺人放火之賊，我因護庇宅院，未能追趕。」丫環婆子提著燈籠一照二位姑娘，六爺叫道：「嫂夫人！這二位女人是何人？我素知嫂夫人就是金龍一人。」翁氏太太說道：「這位穿桃紅的乃是張茂龍未過門之妻，這位穿銀灰的乃是蕭三俠之兒婦，蕭銀龍未過門之妻。皆因為六月二十八日，勝三爺家中辦喜事，有賊人大鬧喜棚，你二哥將二位姑娘接到咱家來了。大姑娘不服水土，現在臥牀未起，二位姑娘這必是受了傷啦。」